

获诺奖10年之后再推力作 剧作家莫言让《鳄鱼》说话

聚焦“欲望的奴隶”“心中的鳄鱼”

《鳄鱼》聚焦当下反腐话题，莫言写了一个发达地区地级市的市长单无惮，逃到国外之后痛苦的心态和对自己犯下罪行的忏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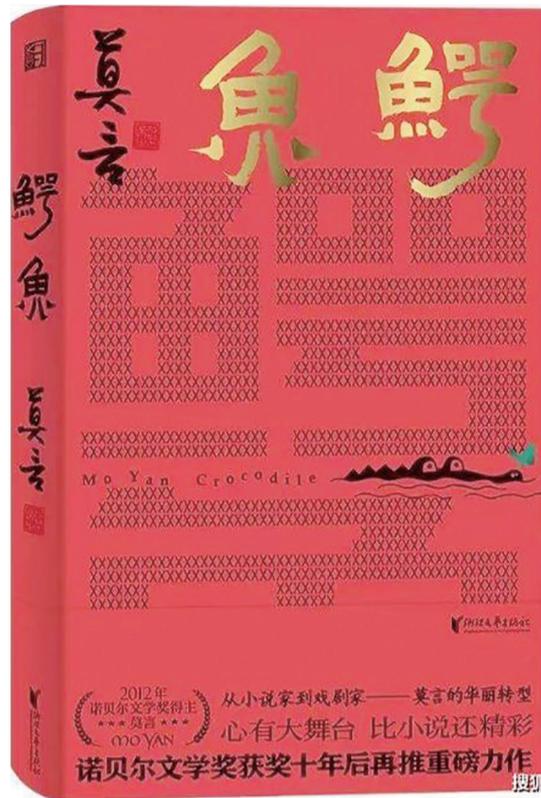
开场剧中人物介绍，“单无惮仪表堂堂，派头十足。2004年因贪腐畏罪逃往美国。此剧开始时他55岁，剧终时65岁。他出身贫寒农家，少时勤奋读书，曾因一边挖野菜一边背诵唐诗宋词而得乡里美誉；中学毕业后，曾任小学代课教师，因文笔出众，被调到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。后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高考，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。毕业时因顾念家庭，放弃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机会，回故乡县委宣传部任职；此后仕途平顺，升迁至地级市市长，官声甚佳。他的贪腐之路与大多数贪官类似，只是手笔较大，不零敲碎打。”

全剧中以“鳄鱼”贯穿单无惮的心路历程。在美华人老黑，专做观赏鱼生意，是美国单宅的常客，推销了一条鳄鱼给单无惮饲养观赏，并且告诉他，鳄鱼的生长速度是根据鱼缸的尺寸变化而变化，鱼缸越大，鳄鱼生长得越快。10年间，单宅里不停变换鱼缸尺寸，鳄鱼从一条30厘米的小爬虫，长成了一条4米长的庞然大物。

随着众多人物出场，单无惮与众多人物的对话，展现一个外逃贪官的内心世界和复杂人性。到了剧末，单无惮的儿子自杀身亡，他的情妇也早已与他人私奔，单无惮决定投身鳄鱼之腹时，这条他养了10年的鳄鱼“发出哭一样的哀鸣，眼睛里似乎流出泪水”，并突然开口说话了，完成了与单无惮最后的对白，“可惜可惜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。”豢养鳄鱼的最终葬于鳄鱼之腹。

白描的手法，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

莫言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分享了为什么写《鳄鱼》。他说，“因为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一举一动，备受读者关注。

今年5月份，莫言书法展在北京举办，书法集发布，作为书法家的莫言刷了屏；6月份，新作《鳄鱼》上市，作为剧作家的莫言又引发了一波热潮。《鳄鱼》自6月15日全网预售以来，销售火爆。有熟悉莫言创作历程的读者留言道：“《鳄鱼》是莫言获得诺奖10年之后又一全新力作，是他从小说家到戏剧家的华丽转型，他在莎士比亚故居的莎翁雕塑前发下誓言，完成他的转型。”

兑现誓言，以后请称呼“剧作家莫言”

莫言创作了《红高粱家族》《酒国》《蛙》等长篇小说11部，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《爆炸》《白狗秋千架》等中短篇小说100余部。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莫言，写起剧作来驾轻就熟。莫言说，他有非常深的戏剧情结，因为他从小受戏剧的熏陶。

莫言此前也有优秀的剧作面世。他写的第一篇作品其实并不是小说，而是一部名叫《离婚》的剧本。其话剧作品《我们的荆轲》《霸王别姬》迄今已在国内外先后上演百余场。《我们的荆轲》曾荣获全国戏剧文化奖·话剧金狮奖之“最佳剧目奖”和“优秀编剧奖”，还曾赴俄罗斯、白俄罗斯等国家参加戏剧节、文化日演出，荣获“第24届波罗的海之家戏剧节·最受观众欢迎剧目奖”。《霸王别姬》曾在德国、韩国、埃及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美国等多国举办的国际戏剧节上演，荣获“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最佳演出奖”提名。

莫言说，他多年前曾经在莎士比亚故居的塑像前当着余华、苏童“这两个小子”的面立下誓言：“我要用后半生完成一名剧作家的转变”。“他们两个当时冷笑。现在我把《鳄鱼》写出来了，算是给他们的一个回答。”

（据《楚天都市报》徐颖）

关报《检察日报》工作了10年，采访了很多检察官，也采访了一些被抓起来的贪官。实际上他们每个人的个性都很丰富。”

莫言说，这两年他了解到高检和有关部门都有“天网行动”不断追踪逃出去的贪官，也有很多贪官主动回来自首，还有的是被引渡回来。很多贪官在国外到处隐姓埋名，藏来躲去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“他们所犯的错误概括起来，可能5分钟就讲完了，而且枯燥无味，但是我想话剧的魅力就在台词。”

莫言推崇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，在《鳄鱼》的写作中他也使用了白描的手法。白描就是不通过对人物的心理进行艺术流的描写，而只通过人物的语言和人的行为、动作就可以把一个人物的内心暴露无遗，可以塑造出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。

他是杰出画家，也是杰出诗人

——读《潘天寿诗存》

○郭东昉

一直很喜欢大画家潘天寿的绘画作品，虽无力购藏他的绘画真迹，但作为印刷品的《潘天寿书画集》则早已是敝书斋的案头物，供我时时翻阅欣赏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潘天寿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造诣，一册《潘天寿诗存》让我走进他的诗歌世界。此书购于一家古旧书店，价格不菲。书为线装本，封面深蓝，开本阔大，古雅赢人。扉页“阿寿诗存”四字，由著名书画家、篆刻家王个簃题写，颇显高古清奇，悦人眼目。书由潘天寿纪念馆编纂，1991年5月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。

《潘天寿诗存》的序，由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著名学者、书法家张宗祥撰写。序写于1936年，张宗祥时年82岁。作为学识渊博的宿儒，张宗祥对潘天寿诗歌的评价是：“棱峭横肆，意出人表。”他说：“潘子以画名世界，琢一章曰‘一味霸悍’，其志之所在可知，宜其诗‘棱峭横肆’如此也。”说的是潘天寿有一方钤画印章为“一味霸

悍”，用以概括自己冷峻孤傲、苍劲雄浑的画风。而他的诗风总体为峭拔恣肆，颇多古拗老辣之作。他画风的“一味霸悍”与诗风的“棱峭横肆”是息息相通的。

潘天寿的这部诗集由两部分组成。一是《潘天寿诗贻》一卷，收录了画家早年写的若干诗作；二是《潘天寿诗存》二卷，两部分合诗三百余首，总名《潘天寿诗存》。这部“诗三百”，生动、细腻地记录了一代艺术大师在一段非常时期的心路历程。《潘天寿诗存》中最动人之处，莫过于画家写于“避寇”途中的那些直抒胸臆表现其真情实感的诗章。如《渡湘水》：“岸天烟雨绿粼粼，一桨飘然乱离身。芳草满江歌采采，忧时为吊屈灵均。”在战乱中奔波避难的艺术大师，身若飘萍，眼见山河破碎，怎不忧心如焚，怀有满腔爱国热情的他，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爱国诗人屈原，是很自然的事。

读《潘天寿诗存》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，作

为艺术大师的潘天寿，早已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，而从民族的血脉与历史中体验到了家国的分量，他历尽艰辛，根植现实土壤，即使走到生命尽头，也没有丧失自信心。70岁时，潘天寿画了他平生最后一幅画《梅月图》，并题诗曰：“气结殷周雪，天成铁石身。万花皆寂寞，独俏一枝春。”这是他高洁品格的自我表白，令人肃然起敬。4年后，他溘然长逝，走完了他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之路。他与山水、与花草树木交了一辈子朋友。他是绘画的精灵，经过生命的长途跋涉，走进了中国绘画史册。

潘天寿先生的诗名显然为画名所掩。《潘天寿诗存》所收三百多首旧体诗，“棱峭横肆”、雄豪俊逸，同时也不乏清淡隽永的一面，文学价值很高。这些诗，既是这位艺术大师曲折一生的写照，又是对人生、对艺术深刻思考、精辟洞察的记录，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文学遗产。